

读本好书

走近大师的“平凡世界”

——读季羡林《清华园日记》

■阿 敬

蔼然自谦为“一介布衣”的季羡林先生是世人公认的东方学大师、学界泰斗。当先生以98岁的高龄告别这个世界时，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墨子·修身》中有言：“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季羡林先生以自己淡泊明志、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不朽风范，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而在《清华园日记》中，先生竟悄然化身为青涩而耿介、平凡又幽默、刻苦还自省的学子兼“向导”，引领你我来一场穿越八十多载时光的清华园之旅。先生“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风光月霁之心胸，令我等后辈后学感动复感慨——旧时清华师生之面貌，青春的叛逆与感伤，家国命运的颠沛流转，读书写作的心定志坚，亲情友情的浓醇悠长……似在昨天，不！就在眼前——

陆游诗云：“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毫不夸张地说，整本《清华园日记》，便是一册厚重的“清华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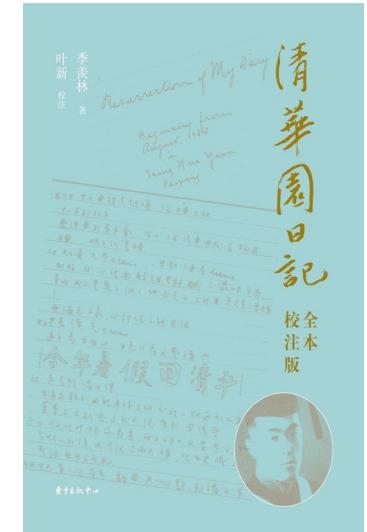
书史记”——国学大师的成长路，原就是踏着一本本“人类进步的阶梯”扎实前行的。这里边，既有教授、导师们的指定读本，也有学子人手一册的专业教材，但更多的，却是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借阅与购买。先生读书成癖，陶然如醉。“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想倘若这里有一架书，够多好呢！比如游西山，我就常想到，这样幽美的地方，再有一架书相随，简直是再好没有了！”尤其是对于心仪已久的书，先生更是从不犹豫，会千方百计地寻购捧读而后快。譬如，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集，是让璧恒公司代买的，几乎花费了半年的生活费，再看先生——“我是怎样喜欢呢？我想跳，我想跑，我不知所措了。我不敢相信，我顶喜欢的诗人，而且又是绝了版的，竟然能买到。我不知所以了。”怡情悦性，增智长慧，一卷卷中外典籍，一册册文史哲美，既是先生博学的基石，亦是先生翱翔学林的强健羽翼……

大学时光，总是纯朴而多彩的。但惯常的思维模式总

会左右我们的想法——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呀！他求学时必定是个超级学霸，整日目不斜视，心无旁骛，苦行僧似的，在他人眼中，难免徒生冷面傲娇、不通人情之感。读了《清华园日记》才惊觉，季羡林先生原也是性情中人，吐槽考试，调侃师友，笑骂随心，风趣可爱——当吴宓把中西诗之比较论文发还给他时，因为成绩是I(表明较差)，他怒道：“真浑天下之大蛋”，竟至于“一晚上心里不痛快，觉得是个侮辱”；听说晚上有流星雨，先生便去气象台下空场上观看，结果因为慌忙，连袜子也忘了穿，冻个半死；上现代诗课，讲到叶芝，先生一本正经地称“他的老婆是个下神的，而叶芝本人也是个大怪物”；当《现代》杂志把稿件《年》退回来时，先生就恨恨然，“我并不高兴，文章我总以为还是好文章，我只说编辑没眼”……意外不意外？劲爆不劲爆？哈哈！可这丝毫无损大师的形象，反而更显真实，让人倍感亲切。

季羡林先生关注家国命运，一腔挚爱深情跃然纸上。

可先生又是一介儒生，留恋校园，憎恶战争，在动荡迷乱的时代风雨里，又倍觉迷茫，心乱如麻：“你有热血吗？为什么不上前敌去杀日本人。没有热血吗？为什么看见别人麻木就生气？我解决不了。”“我最近发现了，在自己内心潜藏着一个‘自私自利’的灵魂。开口总说：‘为什么不抵抗呢？’……这样的人生，又是这样的我，还能活下去吗？还配活着吗？”另一方面他也常鼓励自己振作起来，接受好友李长之、方振山等人的劝慰，并暗誓“非加油不可”“在漩涡里抬起头来，没有失望，没有悲观，只有干！干！”而对于母亲，先生更是爱意浓而悔愧深：“在济南听到母亲身体不好，心里的难过和不安非笔墨所可形容”；接到母亲的信激动异常，坦言“我真想亲亲这信，我真想哭，我快乐得有点儿悲哀了”。母亲去世后，先生则痛苦万分，一天天地在日记里喃喃自责，痴痴感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绝不会的，绝不会舍了我走了的。”“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情



不能已，心碎如星，读来令人

心潮难平，眼热鼻酸。

除日记外，本书中还附有大量的注释、索引人物，以及成绩单、同学名录、其间创作发表的散文作品等，季羡林先生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真实、立体、丰满。这一点，本书校注者、学者叶新委实功不可没。

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虽已近十三年，但其文字永远是鲜活的。相信先生的思想必会持续流传，先生的精神和人格亦必会激励更多的后辈后学……



■林 顾

说起史铁生，我们大多视他为励志作家，身残志坚。其实这种印象是相当表层的。

残疾对于史铁生精神世界的建构，的确产生了关键影响。史铁生对此也有自我确认：“就我，从根本上说，残疾是写作的原因。”残疾，是肉体的受困；而写作，是史铁生重返公共社会的重要途径。除了解决生计的经济原因，它还代表着认可、尊严和自我价值的确立。

在名作《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说自己是为写作而活下去的。这篇发表于1991年的

重温经典 体悟真我

——读新版史铁生作品选集《想念地坛》

散文，是大多数人认识史铁生的开始。史铁生把“我”与“地坛”（世界）的对话，“我”与“史铁生”（自我与本我）的对话，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坦然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经蹒跚跌撞、磕磕绊绊地独自走过了很久以来凶险的长路。

这本今年初新出版的《想念地坛》是史铁生的文集，收入了《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病隙碎笔》等散文名篇，也收入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收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节选。阅读这本书，可以理解全面的、立体的、更真实的史铁生。

《我二十一岁那年》，是得病之初，治愈的希望渐渐落空，被迫着学会接纳与从前不一样、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自己。在这篇散文里，史铁生提到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因为调皮而摔断了脊骨，那孩子因为年幼尚且不知道自己未来

的命运。史铁生写道：“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史铁生还说，“事实上二十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史铁生在那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命运”。就像他在《我与地坛》里所写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是“命运”给予史铁生的最大启示吧。史铁生认了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从痛苦的境遇中抽离出来；但史铁生又不认命，他努力在这种不堪的命运中寻找转机，重新发现“我”的存在意义。

评论家张新颖说史铁生具有一颗平常心，实现了物我合一的自适状态。学者谢有顺说，“在”或“存在”，是史铁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构在了一起”。作家周国平说，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他一直在追

问生命的意义、上天的意图，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的写作的发源和方向。

这些文化名家不约而同谈及了史铁生及其作品的哲思气质。优秀的作家、哲学家都在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史铁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所面对的是生命自身的问题，他是在不断审视自我的过程中去理解外界。他从“我”的身上剥离出了另一个“史铁生”，以“我”观物，以“我”观我，对宇宙、自然、人生、死亡、病痛、爱情、愉悦、宗教、文学艺术等问题发起不懈的追问。他受困于自己的存在处境而又超脱了这种处境，他远远要比大多数人来得更加诚实、更加遵循自己的内心。

在他的所思所想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人，那就是史铁生自己。

也因此，史铁生的写作维度是“零度的写作”。史铁生把借用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这一术语当作了自己写

作的出发点。他说：“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

作家的世界观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同阶段对事物的看法会发生变更，而史铁生作品的稳定程度是不同寻常的。《想念地坛》这部集子前半部分是散文，后半部分是小说，这两部分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它们是相互印证的，形成一个思想整体。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史铁生的写作，都是一种有“我”的写作。写实是史铁生个人经验的直接运用，而虚构则是他所思所想的化用与对更多相同处境或更多可能性的想象。

在所有的作品里，“我”都是轴心，都是零度，都是出发点也是最后的皈依。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没有道理好讲。幸好，有那么一些人，有史铁生那样的人，让命运在“我”面前低下了头。